

ИНСТИТУТ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при ЦК КПСС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14

Издание втор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 1959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9 年版译出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四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900×1220 毫米 $\frac{1}{32}$ · 印张 $32\frac{1}{8}$ · 插页 10 · 字数 788,000

1964 年 8 月第 1 版

196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 · 578 定价(四) 4.10 元

第十四卷說明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收集了他們給資產階級的進步出版物“美國新百科全書”寫的一系列條目和馬克思的論戰性巨著“福格特先生”。從寫作時間（1857年7月—1860年11月）來看，這些著作同編入本版第十二卷，第十三卷的著作和第十五卷的部分著作是相銜接的。

收入本卷的著作同這個時期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其他著作一樣，是無產階級運動和民主運動開始活躍時期的著作。資本主義經濟史上第一次世界經濟危機（1857—1858年）為已開始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階級鬥爭的新高潮、為一系列國家的反封建的人民運動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鬥爭的加強準備了基礎。消滅封建主義的殘余、消滅民族壓迫、統一政治上被分裂的國家——德意志和意大利，這些任務又特別尖銳地提出來了。由於資產階級日益走向反革命，歐洲無產階級就成了革命地解決這些任務的主要戰士。對於歐洲無產階級來說，完成由於1848—1849年革命的失敗而沒有實現的資產階級性的改造是走向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步驟。

革命事變的臨近，孕育着大規模的軍事衝突（如1859年法國和皮蒙特對奧地利的戰爭所表明的）的複雜的國際形勢，促使工人階級的領袖馬克思和恩格斯加強了在準備國際無產階級進行新的階級戰鬥方面的活動。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革命理

論的制定，他們為建立無產階級政黨而進行的鬥爭，他們對無產階級在各個不同國家的國內和國際形勢的根本問題上的策略的論證，對國際衝突和戰爭的起因和階級性質的闡述，對武裝鬥爭的規律性的揭示，以及他們對工人階級的思想敵人的猛烈駁斥，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第十四卷發表的著作反映了這個時期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理論活動和革命實踐活動的許多方面。抨擊性著作“福格特先生”是馬克思捍衛形成中的無產階級政黨，反對資產階級營壘中的誹謗者和誣蔑者的卓越言論。馬克思和恩格斯給“美國新百科全書”撰稿（這在當時對馬克思來說是維持生活的一個來源，而對恩格斯來說則是幫助偉大戰友的一種手段）就像給“紐約每日論壇報”寫通訊一樣，是利用它們作為宣傳（往往必須採取隱蔽的形式）革命的唯物主義思想的合法機會。既然這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決定的，他們也就竭力選擇那些對於無產階級的理論武裝有重要研究價值的問題給百科全書撰寫條目。

“美國新百科全書”上的條目是本卷前半卷的內容。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寫作這些條目時曾經不斷地同百科全書的編輯（查·德納等）的階級局限性發生衝突，因為後者以虛偽的資產階級客觀主義精神向作者提出要求——不表現黨派傾向。儘管任意刪改作者原文的編輯部提出了這種要求，儘管這一出版物的特殊的參考性質對革命的政論作品有一定的限制，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仍然善於在具有嚴整的百科全書的形式和體裁的文章中發揮革命無產階級的观点。

給百科全書寫的條目大部分是恩格斯執筆的，雖然馬克思被認為是正式撰稿人。恩格斯承擔了這一工作的主要部分，使馬克思騰出時間去研究經濟問題，因為創立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是

无产階級領袖当时的主要理論任务。許多条目是由这两位馬克思主义創始人密切合作写成的。他們通过各种形式互相帮助，这种帮助往往具有直接合写的性质。

在恩格斯写的条目中，关于軍事問題的文章，如“軍隊”、“步兵”、“騎兵”、“炮兵”、“筑城”、“海軍”等占着中心地位。这些文章是恩格斯对战争的历史（远溯古代）、軍隊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深刻概括的結果，也是对他那个时代的武装力量的組織和状况、战争和战斗的方法和形式进行分析的結果；这些文章和恩格斯的其他軍事著作一样，为馬克思主义軍事科学和真正科学的軍事学术史奠定了基础。在这些文章中，恩格斯根据大量的实际材料，揭示了战争和武装力量的产生的历史条件，彻底研究了軍隊发展的最重要的阶段和特点，指出了軍隊的組織、战略和战术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变化。恩格斯給“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关于軍事問題的总结性文章完全反映出他作为无产階級第一个軍事理論家和杰出的軍事学术历史学家，作为軍事科学和軍事历史科学方面的革命家和革新家的作用。在对許多知識部門进行有成效的研究并使自己的科学活动服从于无产階級革命斗争的利益的时候，恩格斯把“研究軍事問題”——如馬克思在1859年2月25日給拉薩尔的信中所指出的——作为自己的專門學問之一。弗·伊·列宁把恩格斯称为偉大的軍事专家。

恩格斯的巨大功績是，他第一个用唯一科学的方法，即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軍事史和分析当时的軍隊。恩格斯与那些不能把武装力量的发展看做規律性的过程的資產階級唯心主义历史学家不同，他指出，这种发展和其他社会現象一样，归根到底是由构成社会經濟基礎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

的。馬克思讀了恩格斯的“軍隊”一文后，于1857年9月25日写信給恩格斯說：“軍隊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我們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間的联系的理解是正确的。”

恩格斯第一个在軍事历史科学中充分揭示了以下事实：武装力量的性质和类型以及它們的特点、装备和战术，部队的編制和訓練方法，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取决于社会制度和社会的階級結構。恩格斯根据大量的历史实例，揭露了从古代东方奴隶占有制国家出現最初的有組織的武装力量以来軍隊的階級性。恩格斯在辯证地研究武装力量的发展时，把这种发展同社会經濟形态的历史具体地联系起来。他指出，軍隊的盛衰取决于某一形态的形成和瓦解的过程。恩格斯強調指出，古希腊的軍隊及其方阵战术，古羅馬的軍隊及其較进步的軍团制度趋于衰落是奴隶占有制社会内部促使該社会崩潰的那些矛盾发展的結果。封建制度的瓦解，造成封建軍事体系解体，使得已經丧失了战斗力的騎士队消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資本主义形成时代，武装力量经历了从雇佣軍隊到根据普遍义务兵役制編成的群众性軍隊的重大演变，这种演变反映了资产階級社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恩格斯认为某一种社会經濟形态由另一种进步的社会經濟形态代替的时期，革命地摧毁陈腐的社会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时代，对軍事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恩格斯在著作中指出，这样的时代特別有力地推动了軍事方面的进步，而这些进步的变化的倡导者和代表者就是对社会衰朽势力进行斗争的革命階級。恩格斯根据早期资产階級革命的例子，首先根据十八世紀末法国资产階級革命和革命的法国对欧洲各封建专制国家同盟的战争的例子，来揭示这一規律性。他指出，正是在这些战争中突出地表现了

武装斗争的直接参加者人民群众的军事创造性，他们不断寻找并且终于找到了适合于新条件的新的战斗形式和新的战术布势的形式。后来，这一点在军队的组织和条令中固定下来，并且由于军事领导人员和指挥人员等的活动形成了体系。恩格斯认为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解放斗争，例如，瑞士人反对奥地利封建主和勃艮第封建主的战争、十六世纪尼德兰人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战争、十八世纪末英国的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十九世纪初欧洲人民反对拿破仑压迫的战争、1848—1849年匈牙利的民族解放战争等，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不仅在给百科全书写的长条目中，而且在一系列短条目中（“阿耳布埃拉”“布达”等）都谈到了这些战争的历史。

恩格斯的军事文章驳倒了許多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所谓军事学术原则的不变性和永恒性的观念。恩格斯在揭示战略和战术所固有的辩证的规律性时强调指出，适合于一定历史条件的战略和战术规则，如果运用到已经变化的情况中就要破产。例如，在“布伦海姆”的条目中，恩格斯在分析十八世纪初的一次大会战时注意到，在当时实行线式战术的条件下成为法军失败原因的情况，在十九世纪，即在采取散开的队列和纵队相结合的时期则被认为“最有利的条件之一”（见本卷第257页）。恩格斯把军事学术的发展整个看成不断完善的复杂的发展过程。他揭示了这一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的彼此密切的联系。恩格斯在文章中指出不同兵种的协同动作在军事上的作用和它们的历史发展的相互制约性。

恩格斯写的条目包括了军事的各个领域。其中对于军队的形成、组织和装备、补充和训练、指挥管理等问题，战略和战术，地面部队各兵种和海军的组织 and 战术，筑城工事的构造以及其他包括

部队的物质保障和供应(見“彈药”、“艾雷”等条目),部队的宿营(“露營”、“野营”等条目)等許多問題,都作为历史发展的規則而加以研究。恩格斯非常重視軍事技术。在上面已經提到的长条目中,恩格斯彻底地研究了軍事技术历史的各个最重要的方面,而某些細節在論述各种武器(“彈射器”、“刺刀”、“明火枪”、“馬枪”、“卡倫炮”、“爆炸彈”、“霰彈”等),各种进攻和防御的战斗手段(«Battery»、“炮艇”、“棧堡”、“掩障”、“防彈工事”等)和輔助的技术手段(“軍用桥”等)等一系列短条目中加以闡述。恩格斯根据大量实例揭示最重要的技术发明(火药的发明、火器的使用和改进、炮兵学和軍事工程学的进步、蒸汽机在海軍中的使用),对武装力量和軍事学术的发展具有革命化的影响。正如恩格斯在文章中所证明的,战术对軍事技术的从屬性,战斗的战术形式随着新式的大規模武器的出現而必然产生的变化,是反映着社会經濟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对軍事的作用的規律之一。

但是,恩格斯并不把武装斗争的規律仅仅归結为軍事技术对战斗方法的影响。他強調指出,某一軍隊的状况和它的战斗力,首先取决于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取决于軍隊产生和活动的社会条件。某一軍隊的战斗素质,同装备一样,取决于軍隊的組成,軍隊招募的社会成分,战斗訓練的程度,战士的觉悟水平和精神面貌,而后者在許多方面是由战争的性質决定的。恩格斯认为軍隊的士气有很大意义。因此,恩格斯在談到騎兵会战时強調指出,在两支强大的騎兵部队冲突的紧急关头,“精神因素,勇敢,在这里立即化为物质力量”(見本卷第319頁)。恩格斯还指出在战斗中起作用的其他因素:地形的影响,預备队的存在,指揮的灵活性,統帅的艺术。

恩格斯在著作中以很大的篇幅評價了卓越的統帥、軍事改革家、工程師和發明家的活動，在評價中對於群眾和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作了真正科學的解釋。恩格斯指出，杰出的統帥的活動決不取決於他們幻想的任意創造，而首先取決於不依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物質前提。恩格斯強調指出，統帥的作用在於善於運用武裝力量的客觀歷史發展所提出來的進行戰爭和戰鬥的方式和方法，並且最合理地利用新的技術裝備和由於社會制度的改變而發生的軍隊的組成和戰鬥素質方面的變化。例如，恩格斯認為拿破侖的功績就是他把十八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所產生的新的作戰方法變為“一套正規的制度”（見本卷第 39 頁）。同時恩格斯反對資產階級編纂歷史的典型方法，即迷信統帥並把他們偶像化；他指出甚至卓越統帥的活動都具有本人階級根源所帶來的局限性和矛盾性的特點。例如，他指出，弗里德里希二世雖然取得了軍事上的成就，但是他“不僅給普魯士人從此以後所特有的呆板和機械練兵方法奠定了基礎，而且實際上造成了他們以後在耶拿和奧爾施泰特蒙受空前恥辱的原因”（見本卷第 376 頁）。恩格斯強調指出拿破侖在戰略和戰術上的冒險主義成分，片面決定和失策，如龐大的縱隊隊形“曾使他在會戰中不止一次地遭到失敗”（見本卷第 323 頁）。

本卷發表的恩格斯論述軍事的短條目使他的長條目的內容得到充實和具體化。其中某些條目如“阿爾馬”、“阿斯佩恩”、“比達索阿”、“博羅迪諾”等，分析了個別會戰。一部分條目是恩格斯為了解釋一系列軍事術語和軍事技術用語而寫的。在恩格斯的“戰局”、“會戰”和“攻擊”等條目中，包含了有關作戰的方式和方法、不同戰鬥隊形和預備隊的運用的重要的軍事理論結論。其中有許多

从战略和战术观点来看是很宝贵的原理。

恩格斯在军事文章中分析了不同时代首先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战争历史的经验。他批判地整理了并总结了从古代军事著作家到他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家的军事理论思想上的成就。恩格斯探讨了許多民族的军队发展情况，竭力想把其中每一个民族对军事科学和军事学术的贡献反映出来。恩格斯所做的概括和结论以及他所采取的研究军事历史事件的方法，都具有不可估价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恩格斯在各条目中对武装力量进一步发展的某些方向所做的预测，例如他对于在枪械效果增大的影响下步兵战术上将有的变化（“步兵”条目）以及由于军舰上枪炮装备能力不断增大而在海战战术和舰船类型上将有的变化（“海军”条目）的意见，作为科学预见的典范是非常有意思的。同时应该考虑到，恩格斯是生活在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在他的著作中总结的是大规模使用机器技术装备和自动化武器时期以前的战争经验。因此不能把恩格斯反映帝国主义以前的时代的军事特点的某些原理和论断机械地搬到现代条件或者毫无保留地用于现代的战略和战术上。

还应该指出，由于当时許多国家的军事学术史都没有整理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恩格斯考虑到許多民族的军事经验。例如，恩格斯在他写的条目中只是粗略地谈到俄国的军事学术，主要是在他同马克思合写的俄国某些军事活动家传记里提了提俄国军队的历史（“巴克莱-德-托利”、“卞尼格先”等条目）。在个别场合下，恩格斯由于利用西欧历史学家有偏见的著作而又没有可能把这些著作同更客观的学术著作进行对照，对俄国军事历史的某些方面阐述得不够确切。例如，在“博罗迪诺”这一条目中就有不确

切的地方。这一条目对博罗迪諾会战的結果作了片面的估价，并且像“巴克萊-德-托利”这一条目一样，貶低了偉大的俄国統帥米·伊·庫图佐夫的作用。恩格斯虽然在他的著作的許多地方指出了中国发明火药以及中国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在火器使用方面的許多发明的偉大历史意义，但是由于当时軍事历史科学的情况，他不可能全面地反映东方各族人民对軍事学术的貢獻。

恩格斯給“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許多文章都是談已經成为欧洲資本主义国家侵略对象的东方各国的。这些文章都是反对經濟发达国家的資產階級奴役并剝削亚非各国人民的掠夺制度，反对殖民侵略者和殖民冒險者的政策的。这些文章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关心东方各族人民的命运，关心他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证明之一。

在“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緬甸”等条目中，恩格斯指出这些国家的自然資源引起了資本主义掠夺者的殖民欲望，他們利用这些国家的經濟落后和半宗法制度，把它們变成殖民掠夺的場所。恩格斯指出，第一次和第二次英緬战争（1824—1826，1852）的結果，英国殖民者掠夺了緬甸，使它“失去了最富饒的領土”，占領了它的出海口（見本卷第287頁）。恩格斯揭露了在阿富汗的英国派駐官吏的阴谋詭計，揭露了英国殖民者对这个国家的內政的粗暴干涉以及他們为了发动旨在对阿富汗进行殖民侵略的1839—1842年英国阿富汗战争而采取的各种阴險毒辣和挑撥离間的方法。恩格斯把英国人侵占阿富汗看做是英国在中亞細亚进行殖民擴張的組成部分。恩格斯以法国侵占阿尔及利亚为例，特別清楚地揭露了殖民統治的野蛮方法和殖民奴役的后果。恩格斯在談到法国殖民者的行为时写道：“从法国人最初占領阿尔及利亚的时候

起到現在，这个不幸的国家一直是不断屠杀、掠夺和使用暴力的場所。征服每一座大城市或小城市，每一寸土地都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把独立視為珍宝、把对外族統治的仇恨置于生命之上的阿拉伯和卡拜尔部落，在殘暴的襲击下被鎮压，他們的住宅和財產被焚毀和破坏，他們的庄稼被踐踏，而幸存的受难的人不是遭到屠杀，就是遭到各种奸淫和暴行的慘禍。”（見本卷第 104 頁）

恩格斯热切同情受殖民压迫或者受殖民奴役威胁的各族人民，他在条目中強調指出了这些民族对殖民者的反抗的解放性质和广泛規模。他滿意地指出英国在阿富汗的冒險行为的可耻失敗，詳細地談到了 1840 年阿富汗人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总起义。这次起义的結果，正如恩格斯对阿富汗人民所作的評論那样，“勇敢、剛毅和爱好自由的人民”給了殖民者一次严厉的教訓，消灭了他們的軍隊，并把他們赶出国境。恩格斯在指出阿尔及利亚当地居民不断起来反对殖民統治时說，尽管法国进行了三十年的血腥战争（从 1830 年开始），尽管法国投入大批軍隊、花了大量金錢去征服阿尔及利亚，但是由于阿尔及利亚人的反抗，法国在这个国家的統治“是完全虛假的，如果不算沿海地区、城市及其郊区的話”，而阿尔及利亚的各部落还在“繼續捍卫自己的独立和仇視法国的制度”（見本卷第 109 頁）。

“阿尔及利亚”和“阿富汗”两个条目充滿了作者对反对殖民者的解放运动的日益壮大和不可阻擋的信心。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种运动在仇恨殖民压迫、渴望自由的人民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这些条目虽然是为資產階級的出版物写的，但是，是站在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立場的。它們反映了无产階級的偉大領袖們对殖民主义所作的斗争，反映了他們要教育宗主国劳动人民同情殖民地

和附屬國的爭取解放的人民的崇高願望。

在“美国新百科全书”上，除了恩格斯写的条目外，还发表了馬克思写的許多条目。这主要是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上半叶的軍事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傳記。其中許多条目，如“巴克萊-德-托利”、“卡尼格先”、“貝姆”、“博斯凱”、“布呂歇尔”、“貝雷斯福德”等，都是馬克思在恩格斯参加下写成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条目还有“西班牙舰队”和“艾阿庫裘”（后一个条目論述拉丁美洲各国反对西班牙統治的解放战争中的一次决战）。

本卷发表的傳記性文章，是对各个不同的軍事和政治事件的参加者进行卓越的历史評述的典范，是善于从个别人物的生平中不仅突出个人特点，而且突出那些反映时代、时代精神和这些活动家所代表的那个階級的本质的特征的典范。这些傳記表明，馬克思和恩格斯——无产階級历史科学的奠基人——是描繪历史肖像的巨匠。

在馬克思的“貝尔蒂埃”、“貝尔納多特”、“布律恩”、“貝西埃”、“布里昂”等条目中，描繪出拿破侖法国的軍事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的群像。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其中許多人的生活道路反映了1789—1794年参加革命事件而后来成了反革命波拿巴政体的支柱的法国資產階級集团的演化。这些活动家大多数完全依靠“为軍事人才开辟了广闊的道路”（見本卷第95頁）的革命，而在軍事上或外交上飞黃騰达起来。在确立了反革命大資產階級的統治的条件下，他們成了貪得无厌和追逐暴利之徒（布里昂、布律恩），成了渴求官职、封号和“空缺”王位的野心家（貝尔納多特），成了願为任何制度效忠的不擇手段的钻营家（貝尔蒂埃）。馬克思所写的一些拿破侖的元帅的傳記，提供了关于拿破侖第一帝国資產階級

上层的习气的清晰概念。

在“毕若”条目中，馬克思鮮明地刻划了一个愚蠢而又殘忍的反动分子——資產階級七月王朝制度的忠实奴僕——的嘴臉；这个反动分子以血腥鎮压法国工人、用背信棄义和殘暴的方法征服阿尔及利亚和在摩洛哥从事殖民冒險著称。当时另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人物就是英国將軍貝雷斯福德，他領導了一系列殖民掠夺性远征并参与鎮压巴西和葡萄牙的革命运动。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布呂歇尔元帥傳記是一幅廣闊的历史画面。在傳記中，这位卓越的德国統帥和爱国者的活动是以德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反对拿破侖統治的解放战争为背景展現出来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布呂歇尔在1813—1815年反拿破侖法国的战争中的重大作用，強調他“与民众同样地仇恨拿破侖”并且“由于他对庶民抱有同情心”而在群众中享有声望，他們认为“对于1813—1815年带有半正規半游击战争性质的战斗行动來說，布呂歇尔是最合适不过的將領了”（見本卷第191—192頁）。

馬克思的“勃魯姆”以及他同恩格斯合写的“貝姆”等条目，都是写革命活动家的傳略的。对于在反革命恐怖下牺牲的1848年革命的著名活动家罗伯特·勃魯姆的描述表明，馬克思在清楚地認識到德国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代表者的观点的局限性和温和性的同时，高度地評價了其中那些与庸俗民主派截然不同的忠实于人民利益的人。在描写約瑟夫·貝姆的文章中，指出了这位波兰將軍卓越的統帥艺术，后者在1849年匈牙利革命战争时期显出“在游击战和小規模的山地战中是第一流的統帥”（見本卷第134頁）。在“玻利瓦尔-伊-龐特”一文中，馬克思指出了在拉丁美洲各国反西班牙殖民統治的斗争中（1810—1826）人民群众的作用，并且指

出了这次斗争的革命解放性质。但是，由于根据当时流行的有偏见的书刊的错误材料，马克思对拉丁美洲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西蒙·玻利瓦尔的活动和他本人作了片面的评价。在这些年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政论的反波拿巴方针、他们的力求揭穿对拿破仑第一及其仿效者的反动崇拜的意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对这位活动家采取否定态度；他根据自己的资料（当时他不可能相信这些资料是不客观的）把玻利瓦尔也算在拿破仑第一的仿效者之列。

本卷后半卷的内容是卡·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这一卓越的文献反映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进行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了保护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代理人的恶毒攻讦而发表的言论。马克思的这部用尖锐的讽刺形式写成的作品，是对那些采用诽谤和捏造事实等卑鄙手段攻击无产阶级运动的敌人进行致命反击的典范。

马克思的这一著作是在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初期写成的，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强了他们的集合、团结和培养无产阶级战士干部的活动。他们依靠 1852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以后保留下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核心，努力扩大和加强国际无产阶级的联系。马克思寻求更广泛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新的方法和机会，寻求适应情况改变后的党的活动的新的组织形式。马克思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进行斗争，这个政党应是共产主义者同盟——这样一个政党的胚胎——的历史继承者和思想继承者。但是同时，马克思却决不认为这个政党只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恢复。他认为必须建立一个更广泛，更有战斗力，更密切联系群众的组织，它能够担负起无产阶级群众革命运动的领导者这一具有全世

界历史意义的任务，并把这个运动引向胜利。馬克思在这些年中談到无产階級政党的时候，指出他所指的不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他所理解的无产階級政党是“按偉大历史意义上來讲的政党”（見馬克思于1860年2月29日写給斐·弗萊里格拉特的信）。

在建党斗争的这一个阶段，馬克思认为特別重要的是不使正在形成、还未巩固的党的队伍受到誹謗性攻击，这种攻击会在工人运动中起瓦解作用并破坏工人对自己的領袖的信任。为了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威信，馬克思努力使工人和劳动群众对无产階級革命家、他們过去和現在的活动、他們的道德品质、他們的观点和目标得到真正的而不是被誹謗所歪曲了的了解。使群众彻底認識到无产階級政党的事业的偉大和純洁，不让无产階級的敌人誣蔑和詆毀——这就是馬克思要写出“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的崇高动机。

馬克思写这一著作，是为了回答1859年12月出版的卡尔·福格特的誹謗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訴訟”。福格特在这本小册子里不惜歪曲事实、睜眼撒謊，拚命对馬克思及其战友散布大量恶毒骯髒的謠言，對他們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活动大肆歪曲，誣蔑他們怀着自私自利的、几乎是犯罪的动机。福格特的造謠中伤，是同普魯士警探于1852年进行科倫挑衅性审判时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家捏造的罪名，同敌視无产階級的小資产階級流亡者領袖們屡次对馬克思及其战友进行的誣蔑遙相呼应的。德国的資产階級报刊响应了福格特的誹謗。工人运动的凶恶敌人广泛地利用了——而且后来繼續利用福格特的小册子。

馬克思认为由福格特再次掀起的这场对无产階級革命家的进攻，表明資产階級力图給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階級政党以致命的打

击，并从道义上使它在社会人士的心目中破产。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中写道：“統治階級的告密者們也随时随地在同样无耻地对捍卫被压迫階級利益的先进政治战士和作家造謠中伤。”（見本卷第 453 頁）福格特的言論之所以具有极大危險性，还在于这本誹謗性小冊子的作者挂着民主派招牌，在民主派中間有影响，在資產階級公众中間享有自然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声誉。在德国，无产階級革命家当时面临爭取全国革命民主統一的尖銳斗争，必須加强无产階級革命家在群众中的影响，因而揭露福格特和他的应声虫的面目就特別重要。馬克思于 1860 年 2 月 23 日給弗萊里格拉特写信說，同福格特的斗争“对于党在历史上的声誉和它在德国的未來的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可見，在駁斥福格特的這場論战中，馬克思不仅維護了无产階級革命家过去的革命活动，而且也維護了无产階級政党的未來。

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揭穿了福格特的所有說法都是謊言，揭露了他这个处心积虑的捏造者和誹謗者的嘴臉。針對福格特的歪曲捏造，馬克思叙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产生和活动的真实情况。在該著作的第四章（“泰霍夫的信”）里，馬克思对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組織的历史作了簡短的但內容非常充实的介紹。在这一章以及其他几章（第三章“警察作风”、第六章“福格特和‘新萊茵报’”）里，馬克思描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进行活动的历史条件，指出了同盟的性质和目的，說明了无产階級这一派在同盟中同宗派主义分子的斗争。談到維利希—沙佩尔集团的非組織活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引起分裂的原因时，馬克思強調指出这个宗派集团采取的冒險密謀策略的危害性，并证明这种策略同无产階級政党的真正任务是不相容的。馬克思举